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Shanghai
Jiaoyu
Chubanshe

少年·校园文学丛书



JIEBAI
结

拜

祖

孙

ZUSUN

SHAONIAN
XIAOXUE
WENXUE
CONGSHU

任哥舒著

任哥舒著

少年校园文学丛书

结拜祖孙



JIEBAI
ZUSUN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结拜祖孙 / 任哥舒著. —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
2000.3

(少年校园文学丛书)

ISBN 7-5320-6607-X

I. 结... II. 任...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
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0) 第15322号

少年校园文学丛书

结 拜 祖 孙

任 哥 舒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
上海教育出版社

(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:200031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 插页 4 字数 71,000

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100本

ISBN 7-5320-6607-X/G · 6762 定价:(软精)6.90元

目 录

一、在那自豪的幼儿园,有那亲爱的 小穗姐姐.....	1
二、不受欢迎	15
三、常青树敬老院	29
四、公鸡大战	48
五、不平静的舞会	64
六、快乐的星期日在招手	76
七、难熬的黑夜	94
八、帮忙帮过头.....	110
九、“结拜祖孙”谁不羡慕	122
十、祖孙联手,旗开得胜	139

一、在那自豪的幼儿园， 有那亲爱的小穗姐姐

1

放学后，四年级小学生高宏凯不去别的好地方，却急匆匆跑向附近那家幼儿园。那里是他值得自豪的“母园”。懂不懂？“母园”很重要。比如有个人参加工作了，他以前上过学的学校就是他的“母校”，他会很自豪地告诉人家：喏，那个地方是我的母校。他可以挺着胸膛进去散步，老资历的老师们围住他嚷：哟，你现在变得真有出息啊！

高宏凯从四岁起就一直在这家幼儿园全托。离开这里上小学后，还常来这里玩，新进园的一批

批小朋友看到高宏凯这个“老大哥”，都尊尊敬敬的；过去的老师、阿姨们看到他，都亲亲热热的。他非常珍惜四年前在这里全托的那些日日夜夜。

他今天来的目的与往常有点不同，比往常重大得多，是为了证实一个事实：这家幼儿园是不是还存在，没有关门吧？

事情要从高宏凯与同桌的一场争吵讲起。高宏凯现在的同桌郑佩君可是一个不太好惹的角色，他们之间的这场争吵起因是：郑佩君从家里带来一张她在幼儿园时的照片，到处给同学看，到处“卖样”，说她小时候呆的那家幼儿园多么有名气，多么了不起；高宏凯不服气，向她讨来照片仔细研究，可是她不愿给他多看，两人抢来抢去时，一不小心照片掉到地上，自然就沾上一点灰，有点弄脏了。

郑佩君当场吵着要高宏凯赔照片，高宏凯说：“赔就赔。”郑佩君朝他翻翻白眼：“这种照片全世界就一张，你怎么可能赔得出？笑话！”她轻轻地拂去照片上的灰，珍爱地夹进书里。高宏凯心里对郑佩君叫着“有什么了不起的，看我明天给你拿一张我幼儿园的照片来”，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出自己在幼儿园时的照片，放进书包，今天带来

了。他郑重地把心爱的照片拿给郑佩君看，不料她大大贬低嘲笑了一番：“哈，看你们幼儿园这些男男头和小姑娘，一个个都像小笨蛋。还有这几个老师阿姨，不是斗鸡眼就是驼背……”

高宏凯愤怒地反击：“你胡说八道！左边这个女老师叫小穗姐姐，拍过电视连续剧呢！怎么可能斗鸡眼、驼背？”郑佩君又说：“你们幼儿园一点都没有名气，哪像我们幼儿园的名气那么响呀。”高宏凯又批驳她：“怎么会没有名气？就离我们学校不远，不管问谁都知道。”

“喔哟喂，就是那个幼儿园啊？已经关门啦，你还不知道！”

高宏凯听郑佩君竟敢这么说，不禁勃然大怒，甚至想动手教训她一顿：“你触我们幼儿园楣头啊！当心我给你吃生活！要么你们的幼儿园才关门呢。”郑佩君瞪大眼睛告诉他：“我不骗你，是关了嘛。”高宏凯有点将信将疑了：“我前两天还去那里玩过呢，怎么可能关门？”郑佩君嘻嘻一笑：“你落后啦。不信就再去看看。”

高宏凯觉得很奇怪：“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郑佩君不肯继续告诉他。

所以高宏凯就跑来看了。

他一看，幼儿园那两扇大门并没关上，他松了一口气，心里骂郑佩君：“气死你，我们幼儿园就是好，就不关门，不关门！”他跳跳蹦蹦地跑到门房间外朝里张望。

往常他进园前都这么望一眼，门房间里坐着和颜悦色的刘伯伯。可是今天这位熟识的园工伯伯不见了，换了一个从来没看到过的皮肤黑黑、身材结实的老阿姨，目光严厉地向他射来，严肃地问：“小孩，干什么？”

高宏凯一时倒真没想好进幼儿园是干什么去的，怔了一下，飞快地转了转脑子，马上想出应对的话，对老阿姨说：“我进去找小穗姐姐。”只要见到小穗姐姐，就什么都好办了，她让高宏凯感到多么亲切呀。

“什么‘小穗姐姐’，是谁？不认识。”

高宏凯急了：“就是齐老师，齐小穗老师呀。”

老阿姨答得刮拉松脆：“不在。”

高宏凯好声好气地说：“我以前是从这里毕业出去的，你就让我进去吧。”

老阿姨挥挥手：“已经毕业出去了，还来干吗？以后这里不对小孩开放。”看她说话的腔调，好像这里变成了“国家安全局”似的。

高宏凯不会被她难倒的，他来个“声东击西”，说声“不进就不进”，然后熟门熟路地绕道跑到一处僻静的围墙外，“吭哧吭哧”几下爬上墙头，“咕咚咚”掉进幼儿园花园里，虽然样子不怎么好看，可是好歹在幼儿园里面了。

奇怪，整个幼儿园里一片冷清，找不见一个小朋友，静得让人心中发毛。这个幼儿园虽不是很大，但井井有条，温馨舒适，当中央有一座造型漂亮的三层楼房，楼前有一个操场，楼后是一个花园。一般说来，小朋友们在操场上做广播操、跳集体舞、玩大型游戏，在后边花园里散步、赏花、种庄稼、饲养小动物。过去的繁华在高宏凯脑海中一闪现，他更觉得眼下凄清悲凉。亲爱的母园究竟怎么了？碰上什么倒楣的事了？

在高宏凯的视线中突然出现一个五六岁的胖胖的小男孩，以前这种年纪的小朋友整天在这里四处跑来跑去，各个角落充塞着这些孩子的叫声和玩耍的身影，平常得很。眼下高宏凯却感到又亲切又激动，就朝那边走过去，并且挥挥手打招

呼：“嗨！”

3

那胖孩正全神贯注于停在一朵大菊花上的一只彩蝶，没注意高宏凯。胖孩两手一扑，蝴蝶没扑着，却把那棵菊花扑断了。他这时看见高宏凯冲冲地朝他走来，立刻害怕地连连倒退。高宏凯想和他套套近乎，随口搭讪道：“喂，你在干什么哪？”男孩觉得这“大人”是在责怪他弄断鲜花，马上就会捉他去问罪，吓得转身逃掉了。

胖男孩逃去之处是幼儿园的“活动乐园”，在楼房的侧旁，那里有跷跷板、滑滑梯、木马、水车、秋千什么的各式各样游乐设备和活动器械。那里原先也是小朋友们最喜欢去的地方，最快乐不过的天堂。此刻，那里却有几个老人在兴致勃勃地活动。一个阿婆伸手碰碰跷跷板高高翘起的一头，那一头忽悠悠地往下沉来，阿婆“嘻嘻”笑着连忙闪开。另有一瘦一胖两个老伯伯分别在仔细端详秋千架和滑滑梯，像是打算爬上去体验一番其中的乐趣。

高宏凯朝那里逛去。胖男孩逃到那几个阿婆

老伯伯中间，似乎觉得很安全，就向高宏凯扮起了鬼脸，存心气气他。高宏凯原本没有要为难胖男孩的打算，现在倒是被他激起了火气，脸上就挂出些凶相。胖男孩赶紧往滑滑梯上面爬，并且招手叫两个老伯伯中胖的那位：“外公你也上来，快呀，快上来呀！”高宏凯懂胖男孩的意思，是想要他外公掩护他吧。

瘦老伯对胖老伯说：“老米，你就爬上去玩玩嘛。”胖老伯老米犹豫一下，便笑嘻嘻地往梯上爬。胖男孩“唰”滑下，他外公也“唰”滑下。胖男孩跑回去想再玩一次，高宏凯正好在那边虎着脸等候他。

胖男孩赶紧逃往跷跷板，翻身坐上，叫：“田阿婆，陪我玩玩吧。”田阿婆像是巴不得胖男孩请她一起玩似的，赶忙饶有兴趣地坐上跷跷板的另一头。

一老一小惬意地坐着跷跷板，在高宏凯面前一上一下不断地起伏，差点把高宏凯弄晕了。高宏凯越看心里越是觉得不舒服，上前一步按住跷跷板，非常一本正经地干涉道：“请问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这里是幼儿园重地，闲人不得入内。”

胖男孩理会不了高宏凯文绉绉的话，吵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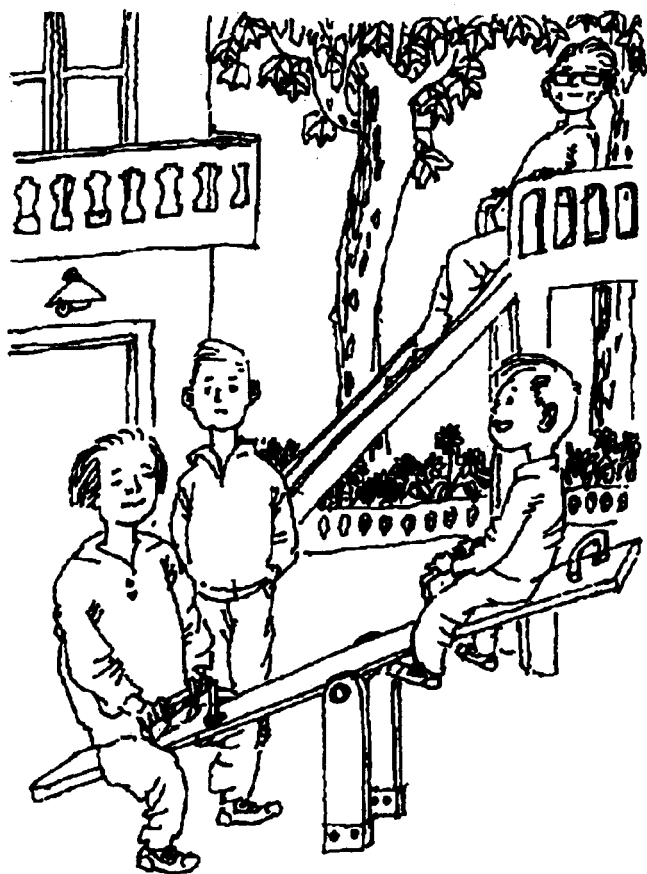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干吗你干吗？田阿婆，你看这个人呀，尽给我们捣乱。”

高宏凯义正词严地说：“我们这个幼儿园有规定，闲人就是不能进来。你这个小人还马马虎虎可以算幼儿园的人，他们三个人这么老，怎么能进来？不是闲人是什么？”

大概田阿婆自知理亏，忙不迭地从跷跷板上爬下来，可是忘记了胖男孩还被她翘在高处，她这边一松，胖男孩那头重重地砸落到地上。胖男孩既吓一大跳又“吃”一个“弹簧屁股”，立刻放声大哭。田阿婆赶紧奔过去抱他起来，连连责备自己：“田阿婆不好，田阿婆不好，向小其道歉，向小其检讨！”胖孩小其捂住屁股仍然嚎，田阿婆又把矛头对准跷跷板，边拍打边训斥：“也怪这个不好，打！打！打！……”

4

瘦老伯和老米都赶过来问是怎么回事，田阿婆忙把自己和跷跷板又数落一遍，可是小其不同意，他气呼呼地指着高宏凯嚷：“是他不好，全是他不好！他嫌你们三个人又老又咸，说你们不能进



来。其实他没尝过你们，也根本不可能把你们拿去尝一下，怎么知道你们老你们咸呢？他就是尽给我们捣乱。”

瘦老伯问：“他真是这么说的？”三个老人想做出生气的样子，可是却都忍不住“噗哧”笑出声来。

高宏凯赶紧为自己申辩：“我没说你们‘咸人’，是说你们‘闲人’……”

瘦老伯说：“我们是被人请来的，怎么会是‘闲人’？”

正在这时，门房间里的那个老阿姨闻声赶来了：“怎么回事？我们的小其怎么哭得这么伤心？”

小其指着高宏凯嚷：“胡阿姨，这个坏人来捣乱。”

胡阿姨指着高宏凯叫道：“好啊，是你！刚才我没让你进大门，你是怎么溜进来的？快老老实实自己出去，省得我动手抓你。”

高宏凯大失面子，抗议：“我不是坏人！谁说我是坏人谁自己就是坏人！”

高宏凯与这群老老小小正相持不下，忽然近旁出现一个轻盈的身影，声音柔和地问：“胡阿姨，出什么事了？咦，高宏凯！”

高宏凯转过脸一看，立刻高兴起来，紧张地提起的心也放下了。来的正是小穗姐姐！她对高宏凯一直很亲热，高宏凯跟她也很“哥们”。小穗姐姐二十四五年纪，白白的皮肤，大大的眼睛，晶亮乌黑的长发温柔地披洒在背后，头上扎着鲜艳的蝴蝶结，又活泼又漂亮。她进园工作时才十八岁，一脚跨进高宏凯他们那个小班，就一直带他们到大班毕业。小穗姐姐跟这幼儿园里漂亮的楼房、鲜艳的花草、好玩的玩具一起，已是高宏凯心中永远的美好记忆。

高宏凯朝着自己的“救兵”亲热地叫一声：“小穗姐姐。”嗓子眼里不禁微微有些哽塞，甚至鼻子有些发酸。见到小穗姐姐叫一声是很一般的事，今天竟会产生这种感觉，说明此时小穗姐姐出现得多么及时。等一下该治胡阿姨的头一条罪是“谎报军情”，刚才高宏凯要从大门进来，说找小穗姐姐，她不是用“不在”的话来驱赶高宏凯吗？真是一派胡言，怪不得姓“胡”。治完这条罪，接着该治的罪是“敌我不分”，胡阿姨身为本幼儿园的门卫，看到本幼儿园以前的毕业生、现在的“园友”来访，不愿热情地接待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要驱赶出去，而对于那些不明来历的老头、老太和小孩，却

给以保护。

反正眼下这里的情况小穗姐姐完全应该一目了然，她接下来就该向那些不明来历的人宣布：这里是“上海市阳光幼儿园”，不得胡来。

5

可是，此刻小穗姐姐脸上笑吟吟的，看样子不愿意得罪那些人，她有情面观点。其实不用怕，让他们出去，说声“拜拜”，以后不会再见到的。

渐渐地，高宏凯觉得越来越不像话。这小穗姐姐不愿得罪那些人也就罢了，可还要对他们非常热情，有说有笑，嘻嘻哈哈，却几乎忽视高宏凯的存在，一不问他今天来为了什么，二不问他对不让“闲人”随便进幼儿园来有什么妙计，反正冷淡得很。

高宏凯竭力想法子要引起小穗姐姐对他的注意，就拼命咳嗽，咳得连那位田阿婆都忍不住转过脸来对他讲“小朋友你看过医生了吗？感冒了要特别注意休息”什么的，小穗姐姐却不闻不问，只是让闲人们保重身体，注意休息，不要着凉感冒。真怪，闲人们一个都没咳嗽过呀。

后来，小穗姐姐索性亲热地扶着老人们进楼里去休息，要高宏凯也扶一个。这样，小穗姐姐扶一个，胡阿姨扶一个，高宏凯再扶一个，三个中青少扶三个老人，正好，可是高宏凯没这个兴致。把老人扶进楼里怎么“休息”？让他们也睡小朋友的小床？那不是睡觉了，那是表演杂技了。

小穗姐姐就是这么古怪地忙得不亦乐乎。

轮着高宏凯扶的是那瘦老伯，大家叫他“老陆”，看上去筋骨很好，不等高宏凯上前扶就“噔噔噔”向楼里走去了，好像走迟了进不了楼似的。

高宏凯呆在原地，心中充满失落感，很久才醒转来。他无精打采地在花园中独行，只有以前他们饲养过、一起玩耍过的几条小狗对他表示亲热和欢迎，又扑又叫地向他热烈打招呼。但是小狗们被关在笼子里，还上着大锁，失去自由，失去宠爱，失去往日的荣华，跟高宏凯仿佛是难兄难弟。高宏凯不愿朝“难弟”们瞟一眼，免得触景生情。

此外，倒是有一群陌生的鸡在自由散步，其中有三只大公鸡十分威武神气。它们跟那些新出现的老伯伯老太太一定有关系吧？哼，把美丽的幼儿园大花园当养鸡场了，如果冲过去把这群鸡哄赶一下，倒是也可以出出气，讲起来很有理由：鸡